

冊十四

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撰者 清 陳森 撰
 卷 冊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編號 D8664900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絕豔

京師演戲之盛。甲于天下。地當尺五天邊。處處歌臺舞榭。

人在大千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繁華。描不

盡的態。一時聞聞見見。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無。

人于情之所有。遂以遊戲之筆。摹寫遊戲之人。而游

戲。最難得者。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與幾箇潔身自

彩色畫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品花寶鑑

一

一

K2.982
(14)



双紅堂
小説
62(14)

品花寶鑑

第四十回

奚老十淫毒成天閻

潘其觀惡報作風聲

話說前回書中奚十一受了琴言之氣。恨恨而回。心中狼
想收拾他。又想不出什麼計策。惟有逢人便說琴言在外
陪酒。怎樣的待他好。還要來跟他。造了好些謠言。稍出了
幾分惡氣。那一箇獨子。菊花盤問起來。奚十一只說自不
小心失手。砸了菊花也無可奈何。偏有那巴英官告訴了。

古德書

亦殿品

四風書

報作風聲

菊花便大鬧了一場。奚十一軟話央求。將來遇有好的。再配。方纔開交。那奚十一的爲人。真是可笑。一味的棄舊憐新。從前買了春蘭也待得甚好。不到半年。就冷淡了。去年得了巴英官。如獲至寶。如今又弄上了得月。卓天香。將英官也疏遠起來。那巴英官心中氣忿。便與春蘭閒談說道。從前老土待我們怎樣。如今是有一箇忘一箇。你心上倒放得開麼。春蘭道。我從前主意錯了。與我出了師。我當他是箇有情有義的。那曉得是箇沒有良心的。看他所做的是事。全不管傷天害理。從前那箇桶子。也不知騙了多少人。聽得說。還有些好人家的孩子。被他哄了回去。竟有上吊投水的。將來不知怎樣報應呢。英官道。我也聽得說。從前有箇桶子。是怎樣的。就能哄人。春蘭道。這桶子是西洋造。法口小底大。裏頭像鐘似的。叮叮噹噹的響。他將一樣東西扔下去。叫那人用手取出來。中間一層板。有兩箇洞。一箇洞內。只容得一隻手。若兩手都伸了進去。他便將桶內的機巧撥動。兩手鎖住。再退不出來。聳著屁股。那就隨他

一五一十的頑罷。我頭一次就上他這箇當。後來被人告發了。將桶子纔劈破了。英官道。索性待人有恒心也罷了。從前還常常的賞東西。如今是賞也稀少了。倒像該應拿屁股孝敬他的。這箇人偏不生瘡爛掉了。倒大家乾淨。春蘭道。你還有舊主人在此。他如過於冷淡你。你還可以告假。仍跟姬師爺。我看還比他好些。英官道。那姬師爺更不好。如果好。我也不跳槽了。那箇人肉麻得狠。又小氣。一天開人幾回。纔給幾拾箇錢。還搭幾箇小錢在裏頭。所以

我更不願跟他。我在家做手藝時。何等舒暢。打條辮子也。有好幾百錢。到晚飯後。便有幾箇知心著意的朋友。同了出去。或是到茶館。上酒店。嘻嘻哈哈。好不快活。餛飩包子。三鮮大麵。隨你要喫那樣。同到賭場裏去。只要有人贏了。要一吊八百都肯。真是又紅又闊。從跟了那箇姓姬的。便倒了運。春蘭道。那姬師爺的相貌。實在也不討人喜歡。見人說話。啞著兩箇黃牙。好不難看。英官道。他身上還狐臊臭呢。閑話休題。且說癸十一那天。一人獨自到宏濟寺來。

和尚與聘才都出門去了。小和尚在自己一間房內。歪在炕上朝裏睡著。奚十一見他單穿箇月白綢緊身。鑲了花邊。綠縐綢的套褲。剃得逼清的光頭。奚十一看了動火。脫了外面長衣。倒身躺下。輕輕的解了他的帶子。把褲子扯了一半下來。貼身服侍。得月驚醒。扭轉頭一看。見了奚十一。便說道。來不得。奚十一不聽。得月又說道。當真來不得。奚十一還當是他做作。故意進了一步。只聽得得月腹內咕嚕咕嚕的一响。得月連說不好。身子一動。一股熱氣直冒出來。奚十一覺得底下如熱水一泡的光景。急忙退出。咯的一聲。標出許多清糞。撒得奚十一一小肚子。奚十一道。這怎麼好。忙翻身下炕。得月跟著下來。往下就躐。嘩喇喇的一响。已是一大灘。臭不可當。奚十一揜著鼻子。瞧那地下。還有些似膿似血的東西。奚十一找了些紙。抹了一會。褲襠上連帶子上也沾了好些。一一抹了。得月縐著眉。挪了挪方纔撒完了起來。不好叫人收拾。自己到煤鑪裏撮些灰掩了。掃淨了。奚十一道。我怎樣好。快拿盆水來洗。

洗得月道。我原說來不得。你不聽。便找了小沙盆。舀了些水。將塊腳布與他。奚十一將就抹了一把。得月重又躺下。奚十一好不掃興。得月道。我身子不快。且走肚子。懶得說話。你去罷。奚十一只得出來。卻好碰著卓天香進來。撞箇滿懷。奚十一道。和尚與魏大爺都不在家。得月病了。懶應酬。不要進去了。天香道。我們還到魏老爺那邊去坐坐罷。他雖不在家。也可坐得的。奚十一無可無不可。就同了天香進去。叫聘才的家人。沏了兩碗茶。與天香閒談。天香道。

今日我找魏老爺。要問他借幾吊錢。偏又不在家。不知幾時纔回來呢。奚十一道。你方纔從何處來。沾得一身土。天香道。去找那賣牛肉的哈回子討錢。又沒遇著。奚十一道。你要多少錢使。天香道。還短十五吊錢。一時竟湊不起來。奚十一道。什麼事這樣緊要。天香道。昨日翠官被人訛了八十吊錢。寫了欠票與他。今日來取約。明日還他的。奚十一道。翠官被什麼人訛的。天香道。除了草字頭。還有誰。昨日叫他們去伺候一天。倒把他捆了起來。說他偷了烟壺。

要送北衙門。跟去的人再三央求。他們的人做好做歹。賠他八十吊錢。寫了借票。纔放出來的。今日將我們的衣服全當了。纔得六十吊。又借了五吊錢。哈回回尙欠我們幾吊錢。偏又遇他不著。如今求大老爺賞十五吊錢了。此事罷。奚十一道。這有什麼要緊。橫豎明日纔還他。我們坐一坐。到潘三爺鋪子裏。開張票子就是了。天香道了謝。便與奚十一在一處坐著閒談。原來天香去找哈回回。哈回回有箇姪兒。與天香有些瓜葛。見他叔叔不在家。便留在鋪子裏。喫了兩小碗牛肉。五六箇饅頭。做了一回沒要緊的事。也給了他兩吊錢。那曉得那箇小回子。纔生了楊梅毒。尙未發出來。這一回倒過與天香了。天香此時後門口。覺得焦辣辣的難受。要想奚十一與他殺殺火。奚十一見天香情動。便也高興。兩人不言而喻。鬧了一回。聘才尙未回來。奚十一本要同他到潘三處取錢。忽然眼中冒火。兩太陽疼脹。身子不快起來。便寫了一箇飛字。叫天香自取。奚十一卽回家。頭暈眼花。扎掙不住。脫衣睡了一夜。如火燒。

的一般。且下身疼得難受。把手一摸。濕淋淋的流了一腿。那東西熱得盪手。已腫得有酒杯大了。口中呻吟不已。菊花一夜不能安睡。明日見了那東西。嚇了一跳。忙問其緣故。奚十一不肯直說。只推不知爲什麼。忽然腫起來。菊花道。請箇醫生來看看罷。奚十一道。唐和尚就狠好。專醫這些病症。菊花便打發人去請。原來唐和尚這幾天見得月氣色不正。指甲發青。知他受了毒氣。便用了一劑攻毒瀉火的瀉藥。昨日已瀉了好幾遍。適奚十一來承受了。由腎經直入心經。奚十一身子是空虛的。再與天香鬧了一次。而天香又新染了哈小回子的瘡毒。也叫奚十一收來。兩毒齊發。甚爲沉重。少頃和尚來問其得病之由。奚十一只將天香的事說了。診了脈。也用一劑瀉藥。誰知毒氣甚深。打不下來。一連三日。更加沉重。腫潰處頭已破了。奚十一苦不可言。只得又另請醫生。要二百金。方肯包醫。一面喫藥。一面敷洗。誰知那箇醫生。更不及和尚。又沒有什麼好藥。越爛越大。一箇小和尚的腦袋。已爛得蜂巢一樣。臭不

可言。奚十一又睡不慣。只得不穿褲子。單穿套褲。坐在橈子上。兩腳叉開。用兩張小橈攔起。中間掛下那箇爛茄子。一樣的東西。心上又苦又急。菊花見了好不傷心。又不敢埋怨他。只得求神許愿。盡心調治。換了兩三箇醫生。到成了蠟燭卸。還是唐和尚知道了。用了上好的至寶丹敷了。纔把那箇子孫椿留了一寸有餘。後來收了功。沒頭沒腦。肉小皮寬。不知像箇什麼東西。要行房時。料想也不能了。此是奚十一的淫報。無事不成巧。說起來真也可笑。卻說

潘三店內有箇小夥計。叫許老三。只得十六歲。生得頗爲標致。潘三久想弄他。哄騙過他幾次。竟騙不上手。那孩子有一樣毛病。愛喝一鍾。多喝了就要睡。正月十五日。衆伙計都回家過節。潘三單留住了老三。在小賬房同他喝酒。許老三已醉了。在炕上睡著。潘三早安排了毒計。到剃頭鋪裏。找了些剃二回的短髮。與刮下來的頭皮。藏在身邊。乘他醉了。便強奸了一回。將頭髮搽進。已後叫他癢起來。好來就他。那許老三醒來。已被他姦了。要叫喊時。又顧著

臉只得委委屈屈受了。誰知從此得了毛病。明知上了潘三的當。放了東西。心中甚恨。忍住了。仍不理他。潘三自以爲得計。必當移舟就岸。那知許老三懷恨在心。他有箇姐夫周小三。卽與潘三趕車。爲人頗有血性。倒是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朋友。許老三上當之後。卽告訴了姐夫。姐夫卽要與潘三吵鬧。倒是老三止住了。商量箇妙計報他。明日老三回家。他無父母。有兩箇哥哥。一箇開的小酒店。賣些燻肉香腸。一箇是游手無賴。在雜耍班裏做箇鬪笑的買賣。叫把式許二。他那姐姐也在家。就將他上當的事講起來。恨如切齒。誓要報讐。他二哥聽了。卽脫下衣裳。便要跑去打架。大哥拉住了道。不是打架的事。且商量去邀了李三叔來。是他薦去的。我們講理去。看他怎樣。三姐說道。打架固不好。講理也不好。這又沒有傷痕。難道好到刑部裏去相驗麼。依我想箇法子也。叫他受用一回。叫他喫箇悶虧。講不出來。那老大老二道。妹子倒說得好。他是箇四五十歲人。怎樣叫他喫這悶虧。三姐笑道。待我慢慢的

想著原來那三姐纔十九歲。生得十分標致。而且千伶百俐。會說會笑。若做了男子。倒是箇有作爲的。偏又叫他做了女身。想了一會。笑道。我倒有箇妙計。就是沒有這箇人。那老二道。要與兄弟報讐。就到水裏去。火裏去。我肯的。三姐道。這件事。用你不著。而且與你講不得。與你講了。你要說出來的。老二發氣道。這是什麼話。既要賺人。難道還對人講。三姐道。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就是沒有這箇人。老太想道。你嫂子不中用。引不動人。且回娘家去了。或者請了王八奶奶來。不然請葛家姑娘。三姐道。不好。這些門戶中人。非親非戚。他們也未必肯來。況且潘三認得這些人。老二笑道。妹子。我們都是親哥兒姊妹。旣與兄弟報讐。也應出點死力。那天何妨。就將你做箇棍子。難道真與他有什麼緣故。只要我們留點神。快快走進來。就得了。橫豎妹夫也要請來的。若訛著了錢。還是自己家裏人分用。不比謝外人好些。三姐啐了一口。罵道。放狗屁。你何不等二嫂子來做幌子。老二笑道。還沒有娶回來。誰耐煩等。這一

年半載。若已經娶在家裏。怕不是就用他。還來求你。老
聽了。可以報得讐。還可以訛得錢。便也勸道。老二這句話。
倒也講得在理。除妹子卻無第二人可做。但是做了之後。
老三是不用說了。就是妹夫這箇鍋。也砸定了。三姐道。那
倒不妨。三吊錢一月。別處也弄得出來。這件事既商議定
了。倒要趁早。你們去將你妹夫叫來。大家說明。也要他肯
去。叫了周小三來家。三姐將方纔商量的話說了。周小三
無有不依。定於後日晚間行事。過了一夜。明日老二到潘
三處。搬老三的鋪蓋。潘三知事發了。心中有些懼怕。只得
將言留他。經周小三力勸。留下鋪蓋。把老二勸回。潘三感
激小三不盡。謝了小三。小三道。三爺如果真心要提拔我
的舅子。明日我去勸他來。這孩子糊塗。我開導他幾句。他
就明白了。明日倒有件湊巧事。不曉三爺肯賞臉不肯。潘
三道。什麼話。你雖與我趕車。也是夥計一樣。你既這麼懂
交情。難道我還有什麼不依的。小三道。三爺若肯賞臉。就
好說了。又道。明日是我妻子的生日。家內也沒有一箇親

戚老大老二明日有事不能來。老三是來的。明日晚上我請三爺到我家裏去坐坐。趁老三在那裏當面說開。我叫他跟了回來就是了。潘三喜極說道：「很好，你如完全了這件事，我重用你，我每月加一吊錢。」小三道：「這更多謝三爺。」到了明晚，小三跟了潘三步行回家。潘三就堂屋坐了，小三進去，送出一鍾茶來。潘三道：「今日既是你奶奶的生日，我應該祝壽的。」請你奶奶出來。見箇禮，小三道：「祝壽是不敢當。我受了三爺這樣恩典，我叫他出來磕頭。」便三姐三姐的叫了兩聲，聽得裏頭答應了。這又嬌又嫩的聲音，就覺入耳。潘三聽得咕咕咯咯的高底响，到了門後，手望門上一扶，露出兩箇銀指甲道：「要什麼？」小三道：「三爺初次來，你也該出來見箇禮。」況且三爺是有年紀的人，父母一樣不要害燥。三姐笑了一聲道：「我廚房有事，還沒有淨手。」老三嘴饞得狠，不能幫我也罷。我裝一碟，他倒要喫半碟。又笑了一笑，便進去了。潘三聽了，已有些軟洋洋的起來。心中想道：「好箇聲音，不知相貌怎樣。若像他兄弟就好了。」小

三拖開桌子擺了三面。老三先拏酒壺。兩箇酒杯。兩雙筷。子來。隨後又送出四箇碟子。潘三見是一碟醃肉。一碟燻魚。一碟香腸。一碟麵斤。小三斟了酒。兩人坐了。潘三道。老三也可叫他出來坐坐。小三卽叫老三出來。老三道。我不喝酒。潘三道。老三來來來。喝一鍾。老三不理。又進去了。小三道。他幫著他姐姐弄菜。少停肯來的。老三又拿出兩碟。兩碗。一碟是炒豬肝。一碟是炒羊肉。一碗燴銀絲。一碗炸紫蓋。兩人已喫了一會酒。只聽得打門之聲。又聽得連叫。

兩聲。小三小三卽忙去開門。潘三聽得一聲了不得了。倒喫了一驚。又聽得說了好些話。小三道。我就來。那人道。同走罷。不要耽擱了。小三進來向潘三道。三爺請坐坐。我叫老三來陪你。我要出去勸解一件事。就回來的。潘三道。我也走罷。小三道。忙什麼。我卽刻回來的。潘三心上爲著老三。正好等小三去了。招陪他。口雖說走。身卻不動。小三叫老三出來。老三終是不肯。小三罵了一聲糊塗小子。只得叫聲三姐出來。三姐到門後道。又做什麼。小三道。你二哥。

又鬧了事。要我去勸解。三爺在此。老三又不肯出來。我想三爺五十來歲的人。你做他女兒還小。你大方些出來陪陪。我去就來。三姐道。我不會陪。我是婦人家。適或簡慢了。三爺怎好。三爺還是要怪你的。潘三聽了這幾句話。已覺得魂消。巴不得他出來。便接口道。奶奶好說。本來要與奶奶祝壽。請出來。潘三已站起了。三姐笑將出來。潘三見了神魂消蕩。見他是瓜子臉兒。一雙鳳眼。梳了箇大元寶頭。插了一枝花。身上穿件茄花色布衫子。卻是綠布洗了。泛

成的顏色。底下隱約是條月白紬綿袴。絕小的一對金蓮。不過三寸身材。不長不短。不肥不瘦。香噴噴。一臉笑容。對了潘三。福了一福。潘三見了。色心已動。連忙還禮。請坐。下。他卻不坐。對小三道。你快些回來。省得三爺等得不耐煩。小三應了。到了外邊。說道。頂快也要二更天。纔得回來。去有五六里路呢。說著忙忙的去。了。三姐出去關門。進來坐下。潘三便笑迷迷的道。奶奶今年貴庚了。三姐道。十九歲。卽叫聲三爺。我們那小三是粗鹵人。有伺候不到處。多蒙

三爺的恩典。常常照應他。窮人家沒有孝敬的東西。就這
一點心。酒是喝不醉。菜是喫不飽的。便孃孃婷婷的執了
酒壺來。斟了一杯放下。潘三樂得受不得。便道。奶奶何不
請坐過來。要你這麼勞動。心上不安。三姐笑了一笑。卽叫
聲老三。三兄弟你出來。老三道。我不來。你陪他罷。三姐笑
道。你不來陪你的人。倒要我替你陪。那裏有這樣倔強孩
子。怪不得人要暗算你。潘三聽了這話。有因卽道。小三在
我家也是親人一樣。奶奶就坐坐。諒也無妨。三姐道。我坐
在這裏也是一樣。潘三道。奶奶坐著。雖是一樣。但到底離
遠些。不好說話。請過來坐罷。三姐起一起身。微微的笑著。
又坐下了。潘三便起身。斟了一杯酒。送到三姐身邊。道。我
敬奶奶一杯。三姐道。不敢不敢。三爺請自飲。口雖說。已接
過來。道。怎麼到要三爺敬酒。便一飲乾了。就走近桌邊。把
杯子用手擦了一擦。也斟上一杯。道。三爺請喝這杯。潘三
已經心醉。喘吁吁的道。敢不領奶奶的盛情。接過杯子。順
手將他手腕上一捏。三姐低了頭。潘三喝了。捺不住便搭

著三姐的香肩說道。奶奶請坐。不要站疼了。小腳三姐微笑也就坐了過來。潘三道。小三天天不在家。奶奶家裏還有誰可不孤另麼。三姐道。向來有箇老婆子。這兩天又走了。還沒有僱著人。潘三道。今日要奶奶親手自造。我卻造化多了。便又斟了一杯送過來。酒已完了。三姐道。沒有酒了。兄弟你去打半斤好燒酒來。方纔這酒淡。你上大街去買。你不要嫌路遠。又在小鋪裏買來。老三答應亦不點燈。趁著月色去了。三姐道。我關了門。他到大街上去。有一會呢。潘三見他去關門。心中想道。可以下手了。這婆娘狠有勾我的意。我不可辜負他。三姐進來坐了。潘三此際慾火中燒。臉皮發赤。走過來道。奶奶再飲這一杯。便挨近了。在橈邊坐下。三姐故意要走開。潘三卽扯住了袖子。三姐低著頭。只顧笑。潘三心迷意亂。大著胆放下杯子。雙手抱住。三姐道。三爺你抱我做什麼。把眼一睨。潘三忙道。我的媽。你兒子也不曉得要做什麼。便將三姐抱在膝上。想要親嘴。三姐將手隔過道。使不得。三爺你好不正經。調戲良家。

婦女我若喊起來。你就沒臉了。潘三道。我的娘。你施點恩罷。三姐道。你真看上我好便宜。那裏有這麼容易的事情。你把我太看輕了。潘三道。奶奶你要肯施恩。你怎麼說。怎麼好。三姐一手推他的臉。一手把住他的手。摸他的金鐲子。潘三明白。心上想道。他想這箇也顧不得了。卽除下來道。奶奶你肯行好事。可憐我。我就將鐲子送你。已後還要大大的謝你。也加小三的工食錢。三姐接了鐲子。套在自已手上。笑道。多謝你。我如今依了你。你卻不要告訴人。潘

三連聲答應。想扯他的褲子。三姐卽忙跳下道房裏來說罷。先走。潘三隨後跟了進去。到了炕邊。三姐道。你把長衣脫了。就在炕沿上頑一頑罷。三姐先坐在一邊。潘三把長衣解開。扯了褲子。正想挨攏來。忽聽得背後腳步响。回頭一看。唬了一跳。連忙掖了袴子。只見周小三已到面前。大喝了一聲。一把揪住罵道。好大胆的忘八蛋。原來你竟不是人。潘三嚇得目定口呆。三姐忙說道。潘三爺方纔要小解。我溺壺你當是什麼。小三忙道。沒廉恥的婊子。一見爺

們就搭上了。還要在我面前遮飾。溺壺在你身上呢。三姐
嚷道。你別撒賴。訛人。小三道。他忒了你。倒說我撒賴。講是
講不清的。我們到街坊上去評評理。我好意請你喝酒。你
倒要忒起人家的堂客來。一面拖著潘三要走。潘三急了。
道。小三不要這麼著。有話好好的說。原是我不是了。不應
進你內室。但我們多年相好。你也容點情。沒有不好說的。
話。小三道。還有什麼話說。我這媳婦也不要了。我將你們
兩箇人送到官。憑官斷斷與你也好。斷與我也好。我們在
這裏不必講。三姐在旁裝作啼哭。潘三無法。只得軟求。三
姐罵道。你窮昏了。我做了什麼事。你想斷離了我麼。你送
到官。我也有得說的一面。飛了箇眼與潘三。潘三道。小三
放手。我們有話好商量。我是沒有不好講的。小三道。講什
麼。我這箇人不要了。你拏一千兩銀子來。饒了你罷。潘三
道。要銀子也好說的。放了手。小三道。放手好便宜。翻將潘
三按將下來。潘三道。奶奶你勸勸小三道。你想罷。你願出
一千銀子。你就乖乖的答應送來。你不願。我就捆你起來。

送你到官。潘三道我願我願。但如何要得一千銀子。我身邊有三百吊錢的票子。給你罷。小三道三百吊錢算什麼。三姐道你也摸摸良心。三爺待你這樣好。今日就算他錯了。你也須看他往日情分。你若知恩報恩。難道三爺真箇不懂得好歹麼。潘三道奶奶說得是。我是最懂交情的小三。我們留箇相與。我那一天不可照應你。何必定要今日。小三道既如此。我們倒說明了。橫豎人也被你頑了一回。也是頑。一百回也是頑。我這綠帽子是扔不下了。你先拿

三百吊來。以後每月再給六十吊錢。你依不依。潘三道我依我依。小三把手一鬆。潘三爬起。將錢票送出。穿好了衣裳。三姐對小三道。你點燈送三爺回府罷。他受驚了。小三笑道。三爺不要害怕。我們是頑笑的。潘三方放了心。心中尙突突的跳。說道好頑笑。這箇只好一回。小三道以後憑你老人家怎樣。再不頑笑了。潘三方定神。小三去點燈。三姐道。你明日早飯後來。我有好處給你。潘三沒有做成。聽了這話。又喜歡起來。連連點頭。小三領了潘三出去。三姐

在後扯扯潘三的衣服。又低低說了明日二字。潘三樂極回家。明早卽打發小三下鄉有事。喫了早飯。到小三家見門不閉。推了進去。見三姐坐在屋裏。引著小狗兒頑。潘三咳嗽一聲。三姐滿面堆下笑來。潘三道。昨日幾乎唬死我。三姐道。他不過想錢罷了。他真心要拿你。潘三道。屋裏沒有人。三姐道。有什麼人。潘三道。我去開了門。三姐道。今日天氣暖。脫了衣服爽快些。又道。溺急了。跑到後院子去小便。便回頭對潘三道。你先脫光了罷。進被窩去。潘三不敢不遵。剛脫下身來。見三姐笑盈盈的兩手提著袴子進來。潘三放心脫光了上炕。扯了被窩蓋了身子。三姐也走到這邊。潘三道。快些來罷。要來扯他。三姐笑道。關了房門。剛轉身。只聽得外面嚷道。做的好事。一陣腳步响。潘三一見魂不附體。只見周小三領著他兩箇舅子。拿了雪亮的刀。又有一條粗麻繩。上前將潘三按住。拉下炕來。許老二一連三四拳罵道。你這狗雞巴。忒了我的兄弟。還想忒我的妹子。潘三只得在地下叩頭。小三道。我昨日饒了你的。

狗命你今日又來送死。便把潘三捆了。潘三光著身子。只是哀求。許老二道。你會倚人的屁股。老爺子也要倚你的屁股。潘三著急。苦苦求饒。那三姐在旁笑得打顫。只見他二哥伸出箇中指頭。像箇小黃蘿蔔一樣。到油罐裏蘸了些油。在潘三屁股裏一搵。潘三哎喲連聲。許老二解開一箇紙包。拿那藥與頭髮搵了兩三回。潘三口內呻吟。雙腳亂掙。幸虧他的肛門老蒼。沒有搵出血來。許老二搵完。放了潘三。潘三只是發抖。許老大道。潘三。你知罪麼。我好一箇兄弟。被你强奸了。就天理難容。你還放了些東西。叫他一世成了病。做不得好人。所以我們今日也還箇禮。叫你也做箇臟頭風。你說該不該。潘三俯首無詞。穿了褲子鞋襪。然後向小三說道。你既然是爲人報讐。就不應要我的錢。小三道。要你什麼錢。潘三道。非但錢。還有八兩重的金鐲子。小三道。你回去與我打官司。就是了。三姐道。潘三。你要打官司。早些說。我好習學口供。省得上堂時說得不好。潘三一人如何鬧得過他們。只得忍氣吞聲。後門口

又火焦火辣的難過。遂欲穿衣。周小三上前奪下道。你還想穿衣出去麼。三姐道。給他罷。遮遮他那箇狗臉。潘三穿了衣裳。往外便走。聽得三姐笑道。潘三轉來。你明日有空再來走走。我找箇東西與你殺殺癢兒。那三箇拍著手哈哈大笑。潘三又羞又氣。抱頭鼠竄而去。那兄妹夫妻四人猶大笑了一會。三姐道。這潘三也被我們收拾苦了。虧二哥能下這毒手。老二道。我還沒有使勁。恐怕挖了他的腸子出來。三姐道。那三百吊錢。我有箇主意。不知兩位哥哥肯依不肯依。老大老二道。這件事是妹子的功勞。憑妹子怎樣。我們無有不依。三姐道。將一百吊錢給你妹夫。叫他做本錢。也不必趕車了。二哥你使三十吊。大哥你也使三十吊。這一百四十吊留與三兄弟將來做本錢。你們找箇鋪子與他生息。這錢是因他來的。自然他應多些。那兄弟兩箇都說狠。是小三今早將這票子。已同潘三對了外票。是預先商量停妥的。便拿出來交與三姐。三姐分派定了。又說道。倒是三兄弟的毛病。要緊與他治好了方好。許老

大道這箇有什麼方法。三姐道：我聞得喫蕎麥麵，便可除肚裏喫下的豬毛羊毛。你把這蕎麥麵做了湯元，包些糖，不要煮熟帶生的，與他喫。喫兩天試試，或者可以撒得出來。那二人道：這箇最容易。我們回去就做些與他喫。又坐了一坐，弟兄二人拿了錢，也自回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夢

按艷拍鴛鴦不羨仙

話說華公子自琴言告假之後，假期已滿，不見回來，心上有些思念他。一日在園中歸鴻小渚，倚闌垂釣，珊瑚枝與金玉二齡，還有一箇小丫鬢香兒，在旁伺候。金齡找了一箇大瓷甌，走下池邊，貯了水，華公子釣了一回，得了三寸長的一箇小魚，已覺滿心歡喜。見那池水清冷，每於澗流洄

互處把些銅皮嵌在石腳。那流水過來。便有琤琮之聲。如琴筑一般。又見水面上飛了無數的花瓣。一箇紅鯉魚游來游去。喫那飛花。見了釣絲上的餌。便來吞了。華公子急把釣竿一拽。絲綸已斷。那魚卻連鈎吞下半截。斷絲尙浮在水面。公子看了一時高興。便叫金齡玉齡去將小船撐過來。那二齡聽不得一聲。走下臺基。便飛跑的去了。過了橋。到了潭水房山對岸。金齡走忙了。不防腳下碰著箇老樹根。栽了一交。跌得膝蓋甚疼。墩在地下。站不起來。玉齡將他扶起。揉了幾揉。同下了船。解了纜。這小船也三丈餘長。油漆光亮。兩邊欄干。船頭有箇亭子。中艙擺箇小花梨圓桌。船蓬上是綠油布頂。垂下白綾飛沿。金齡玉齡在兩頭盪漿盪了過來。華公子見此春光明媚。桃李齊芳。卽叫小丫鬟去請夫人出來逛園。約有兩刻工夫。聽得環珮琤琤。華夫人帶了明珠花珠荷珠贈珠四箇女婢過來。華公子笑面相迎。華夫人道。這兩日天氣甚好。我本來也想逛逛。方纔香兒說你這裏釣魚。我從西書房夾道中走來。

倒也不遠。我又叫老婆子收拾些食品過來。華公子道：「我本有此意，你倒預先辦妥了。」二人凭闌觀玩了一會。華公子道：「我們何不下船逛逛池子？」四珠卽扶了夫人慢慢的走下臺階。明珠贈珠先上了船頭，挽住華夫人上了船。公子也上來。同夫人坐在中艙。明珠贈珠卽走到後梢。花珠荷珠在頭。花珠把槳一擡，明珠把槳一推，兩頭不能應手。把箇小船滴溜溜的在水中旋起來。花珠手又一脫，把水划得直濺，濺得自己一臉。荷珠笑箇不住。華公子道：「怎麼

樣，你們也盪過槳的。今日又不會盪起來。」花珠笑道：「明珠不會盪，我望前，他倒望後。」明珠道：「不說你不會，倒說我不會。荷珠，你盪罷。」再用著他這箇船就要翻了。荷珠替了花珠，果然好了。清風徐來，漣漪深碧，慢慢的穿過小橋。公子與夫人看那橋邊及山石上纏的古藤，蒙蒙茸茸，垂到水面底下的水，一派清冷，戛玉之聲，覺得心曠神怡。過了小橋，蘇堤上便是些楊柳桃花，紅綠相間，春風和煦，衆鳥齊鳴，過了幾處亭臺，又繞過了潭水房山，到了留仙院，見修

竹裏一箇院落。開了無數碧桃。華公子道。此處最佳。就到留仙院去罷。荷珠將船繫好。搭了跳板。華公子上了岸。四珠扶了夫人。從桃花林下。款款斜斜的一條路進去。也有幾堆靈石。過了箇小石梁。接著一箇石門。進了石門。是箇亭子。名爲惜芳亭。過去就是留仙院的油廊。到了留仙院。共有三進。迴廊曲榭。疊閣崇臺。甚爲華麗。紅白碧桃已開了好些。公子對夫人道。賞花不可無酒。方纔說老婆子預備。不知可曾停妥。華夫人命花珠去看來。花珠拉明珠同他弄船過去。明珠道。你又來混纏。不過愛頑罷了。那裏真不認得路徑。你從這後頭走過古藤書屋。再過了猗香亭。就通方纔來的路。要坐什麼船。花珠原是愛頑。並非不認得路徑。只得獨自出去。將到藤花書屋前。只見林珊枝正走來。口中嚷道。花姑娘來了。想必在留仙院了。花珠待要問時。只見藤花架邊。走出一羣人來。是六珠並兩箇老婆子。還有幾箇小丫鬟。愛珠對花珠道。在什麼地方。你也不給箇信。叫我們滿園的瞎找。花珠道。我們是坐船過去的。

還到不多時。有人在岸上也應瞧得見。此刻原是來找你們的。那兩箇老婆子抬了食箱。六珠婢也拿了零碎物件。還有二齣及珊枝幫忙。送到留仙院後。一一布置了。羣珠上前送了茶。一邊桌上擺了果盒。一邊擺了食盒。茶鐺酒器都已預備。羣珠分作兩行侍立。只見那些蝴蝶。一羣一羣的飛來飛去。又有些睡在花裏不動。被十珠婢捉了好些。在小丫頭頭上拔了一根頭髮。拴了兩箇大蝴蝶。雙雙的飛舞。華公子看得高興。對夫人道。如此春光。不可不賞。這些蝴蝶兒。倒比我們還頑得熱鬧。這園中最多的。要算桃花。我們也該祭他一祭。何不取那百花露釀的竹葉春酒來。澆灌他一番。華夫人道。我知道你愛這酒。已叫他們帶了些來。但是沒有什麼很好的果品。既是祭花。這些食物都用不著。你想將什麼祭好呢。公子笑道。這倒被你問住了。年年祭花。也不過是些蔬果之類。這番是我們虔誠特祭。須得與花相稱纔好。想了一想。叫愛珠去問珊枝。我管屋子的書童。要了鑰匙來。不一會愛珠取了進來。公子

叫他開了兩箇博古廚。攜著夫人細細看那廚中。盡是古銅舊玉等物。又將抽屜一開。見有一箇紫檀木匣。開了蓋。子看是箇手捲。簽上寫著花蕊夫人小像。管夫人畫。華夫人笑道。這箇就很好。公子扯開看時。是箇絹本工筆。畫得秀艷絕倫。後有趙集賢書的小楷。就寫的花蕊夫人宮詞。真是雙絕。公子道。可惜就這一樣。再找些什麼配上呢。華夫人道。馬四娘的蘭花。可以不可以。公子搖頭道。配不上。還是李香君那箇桃花扇的冊頁罷。再將你繡的玉臺新咏序來配上更好。華夫人笑道。怎麼配上這箇如何稱得。過那兩樣。公子道。這是各人的好處。況且你那刺繡工夫。也算絕頂了。華夫人就命寶珠愛珠取這兩樣來。二珠去了。也有好一會纔來。又找了箇漢玉觴。貯了一觴酒。將桌子拾到廊前。擺了這三樣寶貝。再將博山鑪焚了百合香。華夫人道。怎樣要拜不要拜呢。華公子道。不用拜罷。我們去揀頂好的花。將這酒去澆在他根上罷。二人就走到林下。公子揀了一棵紅碧桃。夫人揀了一棵白碧桃。公子先

澆了半杯。夫人也澆了。二人笑盈盈的在花下賞玩。華夫人叫老婆子再去取一大瓶酒來。不要耽擱。公子道。要這許多酒做什麼。夫人笑道。我看這些丫頭們見我們澆了花。覺得好饞似的。所以我要些酒來。也叫他們頑頑。公子笑道。這叫做與人同樂。但是他們祭花。是要拜的。不好同我們一樣。十珠都微微笑起來。掌珠對荷珠低低說道。要拜。我們十箇一同拜。不要分先後。省得先拜的。叫後拜的。笑。愛珠道。我們一對一對的拜不好嗎。花珠湊著愛珠的耳說道。又不是夫妻拜堂。怎麼你要一對對的拜呢。愛珠打他一下。已見老婆子顫巍巍的提了一大瓶酒來。放在廊下。十珠等各拿了小酒杯。斟了酒。分頭去覓那開得鮮艷的。你一杯。我一杯的亂澆。走來穿去。也像一羣穿花蝴蝶一樣。果然齊齊的拜了四拜。公子夫人看了。好不快樂。華公子叫取兩箇錦褥來。就鋪在花下。與夫人對面坐了。擺了攢盒。把那百花春對飲了幾杯。華夫人道。何不叫他們吹唱一回。以盡雅興。公子道。很好。你就分派他們唱起。

來夫人將十珠分了五對分咐道。你們各揀一枝。總要有句桃花在裏頭的。我派定了對。不是此唱。彼吹。就是彼吹。此唱。若唱錯了。吹錯了。要跪在花下。罰酒一大杯。愛珠笑道。奶奶這箇令未免太苦了。況且我們會唱的。也有限。譬如這人會唱這一枝。那人又不會吹那一支。那人會吹那一支。這人又不會唱這一支。如何合得來。今奶奶預先派定了這箇吹。那箇唱。我們十箇人。竟齊齊的跪在花下。喝了這半大瓶的冷酒。就結了。說得公子夫人。都笑。夫人道。既如此。方纔題目原難些。曲文中。有桃花句子也少。你們十人。接著唱。那桃花扇上的訪翠眠香。兩齣罷。公子聽了。笑道。這箇最好。這曲文。我也記得。兩套共十一支。有短的。併作一支。便是一人唱一支了。叫拿些墊子。鋪在惜芳亭前。與他們坐了好唱。十珠也甚高興。卽拿了絃笛鼓板。我推你。你推我。推了一會。推定了。是寶珠先唱。寶珠唱道。

金粉未消亡。聞得六朝香。滿天涯。烟草斷人腸。怕催花
信緊。風風雨雨。悞了春光。

緱山月

望平康。鳳城東。千門綠楊。一路紫絲韁。引遊郎。誰家乳燕雙雙。隔春波。晴烟染窗。倚晴天。紅杏窺牆。一帶板橋長。閒指點。茶寮酒舫。聽聲聲賣花忙。穿過了。條條深巷。插一枝帶露柳。嬌黃。錦纏道

公子道。這曲文實在好。可以追步玉堂四夢。真才子之筆。夫人道。以後唯紅雪樓九種。可以匹敵。餘皆不及。只聽明珠接著唱道。

結羅帕。烟花雁行。逢令節。齊鬥新妝。有海錯江瑤。玉液漿。相當竟飛來。捧觴密約在芙蓉錦帳。朱奴剔銀燈

公子道。該打少唱了。撥琴阮笙簫。嘹唳一句。掌珠接唱道。端詳窗明院敞。早來到溫柔睡鄉。鸞笙鳳管。雲中響。絃悠揚。玉玎璫。一聲聲亂我柔腸。翱翔雙鳳凰。海南異品風飄蕩。要打著美人心上痒。雁過聲

掌珠一面唱。一面將帕子打了一箇結。望荷珠臉上打來。荷珠嗤的一笑。公子喝了一聲采。夫人也嫣然微笑。二人各飲了一杯。聽荷珠唱道。

品花寶鑑 卷四十一
悞走到巫峯上。添了些行雲想。匆匆忘卻仙模樣。春宵
花月休成謊。良緣到手難推讓。準備身赴高唐。小桃紅
訪翠唱完了。愛珠接唱。眠香唱道。

短短春衫雙捲袖。調箏花裏迷樓。今朝全把繡簾鉤。不
教金線柳。遮斷木蘭舟。臨江仙

公子笑道。這等妙曲。當要白香山的樊素唱來。方稱得這
妙句。夫人笑道。樊素如何能得。就是他們也。還將就比外
頭那些班中生旦。就強多了。公子點頭道。是見贈珠唱道。
園桃紅似繡。艷覆文君酒。屏開金孔雀。圍春晝。滌了金
甌。點著噴香獸。這當鑪紅袖。太溫柔。應與相如消受。
一
枝花

花珠一面打鼓板。一面接唱道。

齊梁詞賦。陳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
杜揚州。尋思描黛指點吹簫。從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
須救。偏是斜陽遲下樓。剛飲得一杯酒。梁州序

公子對夫人道。如此麗句。不可不浮一大白。將大杯斟了。

古今寶鑑 第四十一
叫寶珠敬夫人一杯寶珠擎杯雙膝跪下夫人道我量淺不能飲這大杯還請自飲罷遂把這大杯內酒倒出一小杯來叫寶珠送與公子寶珠又跪到公子面前公子一口乾了明珠折了兩枝紅白桃花拿箇汝窑瓶插了放在公子夫人面前又見珍珠唱道

樓臺花顫。簾櫳風抖。倚著雄姿英秀。春情無限。金釵重與梳頭。閒花添艷。野草生香。消得夫人做。今宵燈影紗紅透。見慣司空也應羞。破題兒真難就。前腔

公子道這見慣司空也應羞之句。豈常人道得出來。夫人道與今番小杜揚州句。真是同一妙筆。見蕊珠唱起寶珠合著唱道

金樽佐酒籌。勸不休。沉沉玉倒黃昏後。私攜手。眉黛愁。香肌瘦。春宵一刻天長久。人前怎解芙蓉扣。盼到燈昏。玳筵收。宮壺滴盡蓮花漏。節節高

畫珠接唱明珠合著唱道

笙簫下畫樓。度清謳。迷離燈火如春晝。天台岫。逢阮劉。

品花寶鑑 第四十一回 十一
真佳偶。重重錦帳香薰透。旁人妬得眉頭皺。酒態扶人。
太風流。貪花福分生來有。前腔

秦淮烟月無新舊。脂香粉膩滿東流。夜夜春情散不收。
尾聲

唱完。公子與夫人甚是歡喜。十珠齊齊站起。公子道。今日
倒難爲他們。須要賞他們些東西。華夫人道。此中要定箇
等第。纔見賞罰分明。卽叫拿筆硯過來。愛珠搶先取了筆
硯花牋。送到公子面前。公子讓夫人品定。夫人又推公子。

公子道。這音律中實在我不如你。恐定得不公。還是你定
罷。夫人微笑。把筆先寫了十箇字。就是珠字上面那箇字。
對公子道。據我評來。以寶珠爲第一。唱得風神跌宕。文秀
溫存。十人中是他壓卷了。次則愛珠。情韻皆到。爲第二次。
贈珠。次掌珠。次蕊珠。次珍珠。次花珠。次荷珠。次畫珠。次明
珠。不知定得不委屈麼。公子道。定得極是。夫人又問十珠
婢道。如有委屈。不妨自說。花珠陪著笑道。奴才唱的。似乎
在蕊珠珍珠之上。華夫人道。就是你不服。你那裏知道自

已唱的毛病。你想要顯己之長。壓人之短。添出些腔調來。此所謂戲曲非清曲。清曲要唱得雅。洗盡鉛華。方見得清真本色。你唱慣了搭白的戲曲。所以一時洗不乾淨。若不。會聽的。怕不定你第一花珠方纔服了。因又問道。奶奶聽。珊枝的怎樣。華夫人道。珊枝也是戲曲。倒是琴言。雖然生。些。還得清字意。公子聽說琴言。便對夫人道。琴言這箇孩。子實在有些古怪。我們待他也算好了。看他心上總像有。些委屈。如今告假一箇多月。也不見他進來。其實看他也。

不像那種下作的。不知爲什麼。心上總不喜歡。我實想不。出來。華夫人道。我看這孩子。大底是箇高傲性子。像是不。肯居人下的光景。但不知自己落到這箇地位。也就無法。所謂做此官行此禮。若妄自高傲。也真是糊塗人了。華公。子笑而不語。夫人賞那十珠的記了。一等是釵環。二等是。香粉。那跟來的兩箇老婆子。遠遠的把那瓶冷酒偷喫了。一半。一箇老婆子已醺醺的。歪靠著山石。坐在地下。將要。睡著。那一箇側著耳朵聽話。卻又聽不真。見愛珠走來。問。

道。姑娘奶奶與你們講些什麼。又見他寫單子。愛珠笑道。要賞給我們東西。那老婆子道。你們姑娘們實在福分大。常常得賞賜。我們一天勞到黑。也沒有格外得過一點好東西。姑娘如今賞下來。你不要的給我。不要給那些小了。頭踏踢了。愛珠一笑走開。那箇小了頭叫香兒的笑道。他們還沒有到手。你到想他轉賞了你。我明日買箇沙吊子。送你好裝燒酒。省得你那箇沒有把子。要倒拿著嘴使。你要想別的東西。你也配。那老婆子被香兒取笑了。又不敢

罵他。只得鼓起了眼睛。瞅了他一眼。那一箇老婆子低低嘆口氣道。咳。從來說人老珠黃不值錢。你還同他們一般見識呢。這邊華公子忽然念那牡丹亭上的兩句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華夫人笑道。牡丹亭的遊園驚夢。可稱旖旎風光。香溫玉軟。但我讀曲時。想那柳夢梅的光景。似乎配不上麗娘。公子道。我也這麼想。覺柳夢梅有些粗氣。自然不及麗娘。至於那元人百種曲。只可唱戲。斷不可讀。若論文采詞華。這些曲本。只配一火而焚之。

偏有那些人讚不絕口。不過聽聽音節罷了。這箇曲文。何能讚得一句好的出來。華夫人道。我想從前未唱時。或者倒好些。都是唱的人。要他合這工尺。所以處處點金成鐵。不是我說那些曲本。不過算箇工尺的字譜。文理之順逆。氣韻之雅俗。也全不講究了。有曲文好些的。偏又沒人會唱。從那九宮譜一定之後。人人只會改字換音。不會移宮就譜。也是世間一件缺事。公子道。真是妙論。我想對此名花。又聽妙曲。意欲填首小詞。也叫他們唱唱。雖然比不上桃花扇的妙文。也是各人遣興。你道何如。華夫人道。狼好何不就填那梁州序。用他的工尺。唱我們的新詞。不省事麼。公子道。妙妙。你就先填。夫人笑道。我如何能。還是你先來。我算和韻罷。公子應了。喝了幾杯酒。想了一會。寫出一首梁州序來。遞與夫人。夫人念道。

明霞成綺。冰綃如翦。萬種柔情輕倩。良辰美景。烏紗紅袖。相憐羞他仙子。閒引遊人私把。凡心遣。春光一刻千金賤。珠箔銀屏。卽洞天。休負了金樽淺。

夫人念完贊不絕口。自己也飲了一小杯。笑道：「這是我遵你的教。休負了金樽淺。但這原唱如此好。教我怎和得出來。就在桃花扇上。也是上上的好文字。細膩風光。識高意穩。我不做罷。」公子笑道：「你不要謙讓。你必定另有妙想。我想不到。快寫出來。好叫他們唱。」夫人又念了一遍。贊了幾聲。也就寫了一闕。遞與公子念道：

簾櫳半漾。樓臺全見。絳雪飛瓊。爭艷清歌小拍。明眸皓齒。生妍華年如水。綠葉成陰。肯把春光賤。石家金谷花開徧。只羨鴛鴦不羨仙。休負了金樽淺。

公子念了。又念朗吟了幾遍。拍案叫絕。又說道：「這兩首比起來。我的就減色了。這五十七字。如香雲繚繞。花雨繽紛。就是桃花扇中。也無此麗句。」夫人笑道：「這是你謬讚。我看是不及你的。你如此讚賞。倒教我不安。」公子道：「只羨鴛鴦不羨仙。雖是成句。但用來比原作還好。也不能教崔鴛鴦。鄭鷓鴣得名了。」卽叫寶珠愛珠過來。念熟了。好唱。二珠念了幾遍熟了。唱了兩句。錯起板來。夫人道：「還不熟。你將工

尺註在旁邊。倒是看著唱罷。寶珠愛珠將工尺寫了出來。果然一字字唱去。卻狠對腔。聽得夫人公子快樂非常。公子笑道。這兩支曲子。倒定了我們的生日了。你何不唱唱。這裏唱外人斷乎聽不見的。夫人笑道。你見我幾時會唱。公子道。你真不會唱。何以其中的深微奧妙。都知道。且人偶然唱錯了一板。你總聽得出來的。夫人笑道。三天兩天。的聽。難道還聽不熟麼。公子道。其實我也狠熟。往往的不留心。錯了。竟聽不出來。大約總是粗心之過。夫人道。你何不唱唱。公子道。我一人唱也無趣。夫人道。叫寶珠和你唱。沉休負了金樽淺。這句是要合唱的。公子道。不唱罷。明日我們多填幾闕。成了一套賞花。叫他們扮作你我。串他一個。叫做祭花何如。夫人道。這倒沒趣味。串出來。也像那賞荷一樣。不過那十珠了頭。倒好扮些淨丑出來取笑。然而也覺俗了。公子笑道。若要扮丑腳的。只有花珠。可以扮得。花珠聽了。紅起臉來。扭轉頭對著愛珠道。還有愛珠也可扮得。愛珠尚未開言。公子道。愛珠是貼旦。畫珠是老旦。寶

珠是正旦。蕊珠是小旦。其餘扮生淨外末。比八齡又強了。夫人道。這倒可以。只怕他們害羞。做不出來。夫人一面說。一面看那桃花。映著夕陽。紅的更如霞如錦。白的成了粉。色又有些如金色一般。分外好看。看看天色也將晚了。便對公子道。今日也可算盡興。我有些乏了。進去罷。便站起來。公子也起身。華夫人帶了十珠等。將花蕊夫人的像。與桃花扇並他繡的玉臺新咏序。都帶進去。公子也同了夫人。緩緩而行。到古藤書屋。又進去略坐了一坐。到了倚香亭。山石路徑險仄難行。羣珠扶好了夫人。一步一步的走。過前面是一條青石荔支街。平正得狠的。又過三四處樓臺。便進內室。園裏這兩箇老婆子。收拾東西。雖有兩箇小丫頭幫著他。一次也還拿不完。來時有六珠幫他拿些。如今只得央求珊枝金齡玉齡幫他拿了幾樣。兩箇老婆子跌跌撞撞的走了。好一刻工夫。纔到裏面。這邊華公子直送夫人到房內坐了。又將方纔填的詞看了一會。同喫了晚飯。忽又高興到了洗紅軒。因想起琴言如何還不進來。

像已過了假期了。卽叫小丫頭去喚珊枝進來。小丫頭去了一會。同了珊枝上前。公子問道。琴言是那天告假的。珊枝道。正月二十四日。公子道。正月二十四日。今日已是三月初二了。他告一箇月假。怎麼過了七八天。還不同來。珊枝不言語。停了一停。又說道。想必有事。自然要完了事纔進來。公子道。我想他也沒有什麼事。明日叫人出城找他。問他幾時進來。珊枝答應了。公子又問了些別的話。也就進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四十二回

索養贍師娘勒債

打茶圍幕友破財

話說琴言在怡園與子玉敘了幾日。頗覺十分暢滿。到長慶葬事過了。忙了兩三天。琴言辛苦了身子。有些不快。起來。意欲安頓幾天。再進華府。一日早飯後。臥在房中。見他師娘進來。琴言連忙站起。師娘叫他坐了。說道。從前你進華府。不知華公子怎樣的對你師父講的。師父也沒有對

我說過。他在時我諸事不管。如今是要我支持門戶了。我想我們一年總要三千吊錢。纔穀花消。你看那天福天壽。掙得出來嗎。你沒有進華府時。一月內極少也掙得二三百吊錢。如今你又不進班子。這錢自然要出在華府裏。想他們也不肯白使換人。你與我講定了一月給我多少錢。其餘你自己存下。將來也可成家立業。過一輩子的日子。今雖少了你師父一箇。其餘還是一樣。就算省儉些。大約二百吊錢一月總要。的你師父蘇州也沒有家。我又回不去。我不守住這箇舊業。做什麼呢。三十幾歲的人了。還有什麼路走。開門七件事。好不難。還有那些人情使費。是免不了的。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人。你替我想想。叫我怎樣不靠你靠誰。琴言聽了呆了一會。心中想道。這倒是件難事。當初我也不知怎樣。也不曉師父得過多少錢。就聽得他們說師父每月進府來領一次。也不知多少。如今師父死了。他們祇怕未必照舊了。若除了華府。又問誰去要錢。難道還可以問度香商量麼。不比在外常可見面。此刻師

娘要我一月定給多少錢。這倒是件難事。況且公子近來待我。又不如從前。這話怎好去問他。想來想去。不得主意。答不出來。他師娘心上疑著。華公子待琴言。不知怎樣好。自然要一千。就是一千。要二千。就是二千。這幾天在琴言身上盤算。把箇心想昏了。又恐琴言存著壞心。道是師父死了。便可撒開。所以長慶媳婦的心。想錢倒與長慶一樣。可稱良偶。便要緊擠住了琴言。做箇靠山喫山。靠水喫水的主意。見琴言不語。更生疑慮。又道。你怎麼不說話。多少總要有箇定數。琴言道。當日師父將我送進華府。原是避難。我實不知是怎樣講的。華府有錢給他。沒有錢給他。我也不知。且我進去之後。從沒有見著師父的面。祇聽說師父每月到府一回。也祇在門房裏。不知領多少錢。此時我又不出去應酬。一月給師娘多少錢。原是應該的。但我拿不定主意。自己已有錢無錢。我怎敢隨口答應。設或答應了。又不見錢呢。怎麼對得住師娘。他師娘口中哼了一聲道。我不信。我也不知細底。你師父是不知道自己要死。若知道

自己要死也早對我說了。我聽得去年你沒有進去時。華公子就打發人出來說要買你。他可是不肯花錢的主兒。一箇人憑良心過日子。怎麼師父一死。你就變起心來。琴言聽了這些話。已氣得要哭。祇得忍住了。說道。這話祇好等我進去了再商量。我自己是沒有留一箇錢。去年及新年得的賞賜。就是前天那一包銀子。師娘要三百吊錢一月。祇怕不能有這許多。總要問明白公子纔好定得。但是這句話。師娘代我想。想怎好自己去對公子講。他師娘冷笑道。人在他家半年多了。還不好講。交情越重。錢應該越多。若是不給錢的交情。要他做什麼。你不要粧糊塗。他又沒花過三千五千兩的替你出師。若出了師。我自不不能對你講這些話了。還有那一種有良心的。念著師父師娘。就出了師。還常常孝敬。也是有的。不然你就對他說。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出師。我可以置些產業。倒比零碎的好。這兩條路。凭你走那一條。你總要講明了。纔可進城。不然進去了。我又不能進來找你。便費了許多周折。說罷起

身出去了。琴言受了這些話，又不能駁他，心中好不氣苦。以爲師父死了，這箇身子由得自己，那知師娘更加利害。氣忿忿的重新躺下，思前想後，毫無主意，傷心了一會。又想道：我每逢想不透的經香，晚一說就明白了。此事非與他商量不可。主意定了，帶了跟他的小孩子，隨身便服，走出門來，到了素蘭寓處，卻值素蘭未回，意欲回家，又屬煩悶。想寶珠離此不遠，不如找他談談也好。纔出得素蘭門口，見兩人站在街心，偶抬頭一看，一箇是圓臉，生得混混沌沌，腳下倒是一雙皂靴，一箇生得獐頭鼠目，便帽上拖著一綰長紅帽緯，琴言低著頭，祇顧走。覺那兩人就跟著他，聽得一人低低的說道：好一朵鮮花，又聽得一箇說道：他聽得一人低低的說道：我們且踟躕他，又聽那箇說：咦，是那一家的人，我竟不認識。我們且踟躕他，又聽那箇說道：這纔算箇好腦袋呢。琴言聽了好不有氣，然也無奈何。祇好由他們講，祇聽得背後踏踏促促，腳步接著腳步，衣裳碰著衣裳，順風吹來，鼻中覺有狐臊氣，急行幾步，到了寶珠門口，叫小孩子進去問時，也不在家。琴言見那兩人

又在後頭站著。心中氣極。便急急的回去。那兩人也就急急的跟來。琴言到了自己門口。一直低了頭進去了。此刻正是散戲的時候。這些相公如何在家。琴言白白走了一回路上。又遇著這兩箇厭物。更加納悶。進了房。長嘆了一聲。不覺淚下。偏有那師娘的表弟伍麻子。不看風色。走進來。坐在炕沿。捏著潮煙袋。找了箇紙條子。抽了二三十口。紙煤煙灰。吹得一地。又盤三問四的尋這樣。看那樣。琴言好不厭煩。也不理他。伍麻子喫了一會潮煙。問琴言道。我

聽說華府裏那些大爺們。是不用說了。各人家裏都是大屋子。有十箇八箇小老婆。陪著睡覺。就是那些三爺四爺五爺。連那些趕車的。養馬的。鋤草的。新年上也穿著狐狸皮襖。說到此將手比著箇樣子道。這麼大的皮荷包。拴在腰裏。到賭場上解開來。盡是銀鏤子。抓一把。就押箇孤丁。還有去年來找你鬧的那箇姓金的。三小子金二。在酒館子裏喝酒。也叫箇打十不閉的陪陪。雖然是說他爹的錢。然而也還有這些出息。是真的嗎。怎麼這些人也這麼發

財琴言心中只管納悶。更加煩惱。那裏有心聽他的話。只是不答應。伍麻子又道。我聽說這還不算什麼奇事。他家的銀子。櫃子裏裝不下。就散堆在牆腳邊。到了兩三年不用。他受了潮氣。要霉爛的。便發出來晒晾。晒晾了一天。就有人將五兩的。換他十兩的。將二兩的。換他五兩的。他也不點數。偶然看出來。說我的銀子如何變小了。那些人說。晒了一天。晒乾了。自然收小了。這句話我有些不信。難道這位公子。真當著銀子。都晒得乾嗎。琴言聽到此。不覺失

笑道。你這話是那裏聽來的。伍麻子道。我們有一班朋友。閑著沒有事。聚在一處。就講這些話。城裏一箇華公子。城外一箇大園子裏的徐老爺。這兩家富貴。講一年也講不完。說那徐老爺的園子裏。山子石底下。埋著十缸銀。十缸金。那看金子的財神爺。是一頭的黃毛。看銀子的財神爺。是一頭的白毛。到半夜裏。他兩箇便坐在園牆上。嚇人還要拿金錠銀錠子。打人有時運的。被他打著了。就撿了金銀回去。回去就發財。沒有時運的。被他打著了。檢起來是

塊黃土回去還要生病。我看財神爺也勢利。祇奉承有時運的人。琴言聽了倒也好笑。伍麻子正說得高興。忽外面有人叫他。就出去了。原來有兩箇客來打茶圍。伍麻子招呼到客廳坐下。打量這二人。見一箇衣裳很舊。穿著舊皂靴。頭上的小帽子。油晃晃的。沾了些灰土。心上想他不是箇監生老爺。就是箇沒選期的老爺。那一箇衣裳略新些。帽上拖著一綵紅線緯。雖不像箇有錢的。或者倒是箇老白相。問了他們的姓。讓他們坐了。你道這兩人是誰。一箇是烏大傻。一箇是姬亮軒。他二人新在戲園裏認識。這日都在街上閒走。適相遇了。跟了琴言到了門口。亮軒恍惚記得這箇門。想了一會。想著了。就猜方纔見的是琴言。後又想起奚十一的話。說前月在聘才處叫他陪過酒。無疑是他。便與大傻講了。大傻見亮軒高興。欲贊成他進去。好喫箇鑲邊酒。便道。管他是與不是。既是相公寓裏。總可以逛得的。我們且進去坐坐。喝杯茶也好。亮軒道。你高興就進去。我是奉陪的。商量了一會。纔同了進去。這邊伍麻子

正在張羅。卻好天福天壽散戲回來。見亮軒像是見過的。又記不清。請了安。那箇大傻子。他們卻見過他在園子裏聽襯戲的。便也請了安。大傻子迷迷瞪瞪的說道。今日蘭保的盜令殺舟。桂保的相約相罵。實是箇名人家數。他人做不來的。亮軒道。你們還認得我麼。天福道。有些面善。想不起來。好像那裏見過的。天壽眼瞪瞪的看了一會。問道。你能不是去年同一位喫煙的老爺來。那位喫煙的。同我師父打起來。還是你能拉開的。亮軒道。你的記性好。天福就不記得了。天福聽了。也想起來道。哎。喲。那一天好怕人。那位喫煙的好不利害。把桌子都打翻了。還直打到裏頭去。幸虧我躲得快。不然給他一脚也踢箇半死。亮軒道。可不是。虧我救了你們。你們感激我不感激呢。天壽道。那一位如今那裏去了。亮軒道。現在病著。天福道。天報。天報。叫他多病幾天。大傻子道。方纔見箇相公進來。叫什麼名字。天福道。沒有阿。我們就是師兄弟兩箇。亮軒道。有一箇進來的。比你們高些。有十六七歲了。天壽道。沒有沒有。我們

祇有一箇琴師兄從華公府回來。如今他也不算相公。不唱戲了。或者你們看見的。就是他。亮軒道。不錯。就是他。可以叫他出來見見麼。天福搖頭道。他不見人的。多少人知他回來了。要見見他。他總不肯出來。就祇到怡園徐老爺處。除了他家。是不到第二家的大傻子道。他既不肯出來。你領我們到他屋裏坐坐。是可以的。天壽搖頭道。他要罵我們。伍麻子站在廊前道。我們這箇琴官。如今是華公府的二爺。不見人了。二位老爺如高興。叫天福。天壽伺候罷。大傻子望著亮軒道。你們既然是舊交。自然也應敘敘。斷無空坐之理。亮軒支吾道。我還有點事。天壽道。你能沒有事。你能是不肯賞臉。亮軒道。真有事。伍麻子道。坐坐罷。就有事也不必忙。如今他的師父不在了。他師娘就靠著這兩箇孩子呢。大傻子道。你也難得出來。我也走乏了。略坐一坐罷。又問天福道。你師父幾時不在的。天福道。前月二十五。大傻子道。咳。我竟不曉得他死了。你們雖不認得我。你師父倒與我極相好的。天壽道。我也常見你在戲園裏。

你怎麼坐不住。總走的時候多。大傻子道。我的朋友多。照應了一箇。不照應那箇。就招人怪了。天福道。我見你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好像忙得狠。大傻道。既到這箇園子裏。照應了自然也要到那箇園子去照應。不然也要招怪的。伍麻子已走開。少頃亮軒要走。天福拖住了他。大傻卻不動身。祇見打雜的進來。在桌子上擺了幾箇碟子。天福道。姬老爺請坐罷。亮軒著急。對著大傻擠眉弄眼。要叫他走的意思。大傻裝作不見。一手摸著那幾根既稀且短的鼠鬚。拈了幾拈。亮軒見他不動。只得獨自想跑。說道。我要小便。天壽指著院子裏道。那東牆角就可以。亮軒走出屋子。到院子中間撒開腳步就走。不料天壽在後扯著他的髮辮。一迸將亮軒的帽子落了下來。髮根拉得狠疼。天壽嘻嘻的笑。亮軒急回轉頭來。漲紅了臉道。這是什麼頑法。天壽揀了帽子。拍淨了灰。與他戴上。拉了他進來。亮軒道。我真有事。何苦纏我。大傻子見了酒。喉嚨已經發痒。勸亮軒道。他們這般至誠留你。你就賞他們點臉罷。既擺了出

來不賞他們的臉。也叫他們下不去。亮軒無法。又見大傻不肯走。反留住他。想是大傻要做這箇東。如果大傻作東。也就放心了。只得勉強坐下。天福天壽各斟了酒。亮軒飲了兩杯。見大傻子放心樂意的喝酒。手裏抓了一把杏仁。不住的往嘴裏丟。又見他喫了三箇山里紅。一箇柿餅。亮軒心上又想要去看看琴言。此時已經點了燈。便對天福道。你同我到你師兄屋子裏去坐坐罷。天福道。你定要見他。待我先去講一聲。天福進去見琴言。在那裏看書。便說道。外面有箇姬老爺。要見見你。見不見呢。琴言道。我見他作什麼呢。你見我見過人嗎。天福沒趣。將要出來。琴言想要關門。不料亮軒大傻已走到房門口。就都匾著身子擠了進來。琴言滿臉怒容。尙未開言。大傻子深深一揖。亮軒也曲著腰作了半箇揖。滿面堆下笑來。琴言倒也無法。只得還了一揖。不好就走。他們也不待招呼。就坐了。亮軒迷齊了鼠眼。掀唇露齒的要說話。大傻先說道。怪道多天不見令師。原來歸天了。我竟全然不知。非但沒有具箇薄分。

連拜也沒有來拜一拜。多年相好，從前承他一番相待，倒也不是尋常的交情。又搖著頭道：「荒唐荒唐，不知那些聯幃的公分，有我的名字沒有？」亮軒笑容可掬的道：「我去年奉拜過的，偏值尊駕進了華府，以至朝思暮想，直到今日前日，又聽得尊駕與做東同席，我就沒福奉陪。做東是箇直爽人，不會溫存體貼，一切尚祈包涵，不要見怪。」琴言見這二人就是路上跟著他走的心中甚惱，及見他們恭恭敬敬的作揖，一箇說與師父相好，一箇說與他做東同席，正猜不出這兩箇是什麼東西，也不來細問，含糊的答應了一聲，叫小子給了兩鐘茶。大傻一面喫茶，見掛著一副對子，念將出來，錯了兩字。大傻腹內既屬欠通，眼光又係近視，倒最喜念對子看畫。充那假斯文，琴言看了暗笑，略看他們的相貌，已經生厭。又見亮軒嘻著嘴說道：「我那做東，其實很好交的，你是不知道他的脾氣，若混熟了，只怕還離不開呢。」大傻道：「不見那春蘭麼？」亮軒道：「春蘭固然本來錢也花多了，自應心悅誠服的了。我那英官呢，借去

用兩天。就用到如今。不肯送還。這箇小東西也戀著他。將我往日多少恩情。付之流水。這也不能怪他。從來說白鴿子。望旺處飛。也是人之常情。況且我這做東在京裏。也算箇闊老斗。就與那華公子徐少爺。也不相上下。而且他們都是世交。前日那位徐少爺來。適值做東不在家。他就到我書房來。坐了好半日。送他出去時。他再三的約我去逛園。大傻道。你去沒有呢。亮軒道。我始而倒打算去。況且他往來那一班公子名士。都也與我相好。後來我想他。還沒有做過外任。未必知道我們這一席是極尊貴的。若論坐位。是到處第一。我恐他另有些尊長年誼。不肯僭我。我所以沒有去。大傻道。可惜可惜。我喫過他家酒席。只怕京裏要算第一家了。琴言聽得坐不住。幸天福天壽都在這裏。便對天福道。你請二位到外面坐罷。我有事情。便卽走了出來。二人沒趣。只得同天福天壽也出來了。亮軒就想從此脫身。一徑的走。又被福壽二人拉住。桌上又添了四小碟小菜。兩碗稀飯。亮軒心上想道。這是什麼喫局。一樣可

喫的菜也沒有。難道八碟乾菓。四碟小菜。兩碗白粥。就算請客不成。要不然是傻子與他講明。是要省錢的緣故。這箇東。大約是傻子作定了。索性喫他娘的。亮軒也舉箸喫了一會。大傻子已喝了兩壺酒。將四碟小菜也喫乾淨了。喝了兩碗粥。抹一抹嘴。見亮軒不甚高興。便對天壽道。姬老爺是要喝熱開酒的你。叫人去添些菜來。酒盪得熱熱兒的。與姬老爺豁幾拳。今日是我拉他來的。你們巴結得不好。以後他就不肯來了。亮軒打量是請他。便放了心。忙說道。怎麼是這樣的。也算不得喫飯。天壽道。這原算不得喫飯。我當你們喫過飯了。隨便喫鐘酒兒坐坐的。既然姬老爺還沒有用飯。另預備飯就是了。大傻道。是阿。我也沒有喫飯。姬老爺也吹兩口的。你何不請他去躺躺。天福道。那一天真也見你喫了兩口。不過吹不多。亮軒見大傻這般張羅。像箇做東的樣子。便有些喜歡。天福同他們到了裏面。一面分付廚房添菜備飯。亮軒原不會吹煙。不過藉此消遣。天福天壽倒有幾口煙癮。便你爭我奪的上煙。大

傻乘他們不留心。卽走了出來。他也飽了。便踢著破皂靴。匆匆而去。亮軒與福壽二人說了一會話。問了些琴言光景。伍麻子來請喫飯。亮軒纔找起大傻來。杳無影響。心中著忙。便變了神色。祇管要找烏大傻。天壽說道。他去了。這箇人是坐不住的。我見他在戲園裏一天。總要走箇十幾回。想必他就來的。我們先坐不用等他了。亮軒只得坐了。看菜是四碟兩碗。兩盤餚餚。就喫了些。終是無精打彩。心上要想箇脫身之計。那伍麻子在旁。見大傻子先走了。看這位又是心神不定。像有心事。倒也猜不著。他要跑。那長慶的媳婦。自從丈夫死後。家裏還是第一回開張留客。叫伍麻子好好照料。不要待慢了老斗。故常在窗前站立。那兩箇孩子本來不會說話。夾七夾八的。亮軒更坐不住。橫豎遲早皆走。喫完了嗽了口。對天福道。今日擾了你們。我只好明日補情的了。今日卻沒有帶錢。天福聽了。呆了一呆。不敢答應。還是天壽略靈些。說道。老爺旣沒帶錢。府上在那裏住。叫人送老爺回府。就可以帶了來。亮軒道。這也

不必我明日送來罷。伍麻子聽了想道：有些不妙。不料這兩位是這樣的。便進來在窗戶邊站著。看著亮軒。亮軒想硬走出來。天壽拉住道：不用忙再坐坐。亮軒不理。祇要走。天福也來拉住。亮軒一想：不如拿出去。去年奚十一的手段來嚇嚇他。便喝道：做什麼？那裏有天天帶著開發來的。我們叫相公是積了幾回。一總開發。你們這些不開眼的東西。還不放手。不要叫我生起氣來。也照去年的樣給你們一頓打。兩箇孩子怕他。不敢說話。伍麻子是箇不懂規矩的人。道是長慶死了。他表姊全要仰仗他。若頭一回買賣。就是這樣。臉上覺得不好看。況且又是他幫著留的。聽了亮軒這些話。便動了氣。說道：姬老爺你這話講得不在理。你老爺又沒有來過兩回。伺候了半天。酒飯煙茶都是錢買來的。一箇大錢不見面。倒要罵人不開眼。就說送你回府。也沒有說錯。難道你沒有箇住處。就是住店。也有箇店。住廟。也有箇廟。身邊不帶著。自然就到府上去領。這句話。就算得罪了人麼。你既沒有帶錢。難道不準你走。留你的。

東西做抵押不成。自然跟你回去。知道了一箇地方。就歇一天給我們。也使得。亮軒無言可答。再想說兩句大話。又說不出來。那樣雞肋身材。木瓜腦袋。就裝些威風。也嚇不動人。只得說道。我是省你們跟我走。你當是什麼。你既不嫌路遠。就跟我去領賞。伍麻子想那些跟兔不中用。便自己提了燈籠。照了亮軒。輕輕的腳步。左繞右繞。還想遁去。無奈伍麻子緊緊的照著。亮軒只得回寓。叫他在門口等了。好不懊悔。上了大傻的惡當。心裏罵幾聲。開了拜匣。檢出幾張錢票。看來看去。猶如割他的肉一般。忍著心疼。揀了一張兩吊的。又於靴頁子內揀了一張一吊的。要找人送出。跟他的人又不在家。只得拈了一箇紙條子。蘸上油。點了出來。交與伍麻子。轉身就走。伍麻子雖不認的字。但長慶生前將票子。叫他取錢。也不知取了若干。一字到十字。這幾箇憑你怎樣寫。他都認得。燈下一看見是兩吊。便叫道。姬爺轉來。亮軒欲待不理。他已跟進了門。只得應道。還有什麼。伍麻子道。這兩吊錢。怎樣是賞我的麼。那相公

開發酒席錢呢。亮軒道：我不曉得一總在內。伍麻子道：姬爺不要頑笑。既然這麼說，請收了。便將票子遞過來。亮軒無奈，祇得又添上那一吊，說道：盡在乎此。你要不要也隨你罷。伍麻子如何肯收，便發話道：既然心疼著錢，也應打算打算，就不該進來。就是擺箇酒，至少也得二十吊。何況添菜喫飯，三吊錢我們賞廚房打雜的，還不敷呢。亮軒不理，一直進去了。伍麻子欲要跟進來，門房裏有人聽見出來，問是什麼事情。伍麻子將細底說了。那管門的笑道：我們這師爺也太想便宜了。既要樂，又捨不得錢。你也算了。折了這一回本錢罷。不要在此囉唆。適或教我們老爺聽見了，倒不好。伍麻子見亮軒已進去了，又不好跟進去。再經那門公勸他，知道是奚十一的寓處，恐怕鬧出事來，祇好轉回。卻也講了好些淡話，匆匆回家交賬。長慶媳婦一見只有三吊錢，便說道：那裏有這樣開發？你也在這裏多年了，你見收過三吊錢麼？怎麼不摔還他，也燥燥他的臉。腥不腥，臭不臭。兩箇相公留了兩箇客，煙茶酒飯，鬧得烏

煙瘴氣的。還替人做跟班。提了燈籠送回去。接了三吊錢。就夾著屁股回來。一箇漢子連箇數目字都不認得。難道你錢票子見得少麼。把箇伍麻子罵得火星直冒。嚷道。我豈不知道。我見千見萬也沒見這兩箇不愛臉的一箇喝了兩碗粥。先逃走了。這箇也是時刻想跑。好容易逼住了。他送他回去。我想十吊八吊最少不去了。誰料他先還祇給兩吊錢。這一吊還是後來加上的。那箇忘八蛋肯接他的。他塞在你手裏。就跑進去了。我想跟他進去。有箇管門的出來解勸。說是奚十一的寓處。那奚十一是好惹的。去年憑空的來我琴官。將姐夫一摔一箇大筋斗。半天爬不起來。桌椅板櫬打得粉粹。倘今日又遇見了他。可不要白挨一頓打。連這三吊錢也沒有。我所以祇好接了回來。我豈不想他三十吊麼。長慶媳婦道。都是你們這些瞎眼睛的。也不分箇人鬼。分明來打茶圍的。苦苦拉住他。將箇臭虫當作洋虫。以後如遇這等不要臉的下作東西進來。務必攆他出去。太太這裏不是捨粥廠。又不是我的兒子。喫

了抹抹嘴就走當家的死後今日還是頭一回開市就遇著兩箇混賬東西與前年那箇開薑店姓楊的楊八一様不是玉天仙還叫他姊夫呢歸根兒是他媽的白喫白喝這些箇不要臉的狗雞巴禽的真他媽的可惡長慶媳婦叨叨了一回。到明日伍麻子去照票子誰知後來添的一吊還是張假的。又到奚十一寓處來找亮軒倒被奚十一的家人罵了一頓。伍麻子受屈而回祇得自己賠上一吊錢。交清了賬。唯有呪罵亮軒而已。琴言今日找著了寶珠。素蘭商量師娘要錢之事不知寶素二人有何良策。且聽下回分解。



所
圖
書

